

洁白绽放很倾城

——戍边纪事

段华

疆的春天也比内地来得晚,内地百花盛开时,新疆的好多地方还未开冻。司令员会召集我们研究播种棉花前最后的工作,一个师一个师询问进展,对准备充分的师不吝表扬,对进度慢的师查找问题,研究解决办法。5月中下旬,棉花播种完毕以后,各师要开个总结会,回顾得失。

接下来的棉间管理,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根据长势,要及时浇水、施肥。棉花这东西,水多了不行,旱了也不行,要恰恰好才行。肥施多了不行,肥施少了一样不行——解决水肥一体化就成了大问题。尹飞虎院士带领他的团队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在全国各地推行,产生了很大的效益。我随着他无数次奔波在田间地头,看着他辛劳的身影,老是想起来一句话: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给棉花施肥,主要是氮、钾等化肥。给棉花打药灭虫,也都是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那3911、1605等剧毒农药了。所以,走在田间,不但闻不到农药的气味,在花开的季节,走在棉花间,反而能闻见丝丝甜蜜的气息。有人注意过棉花的开花季节么?那些花,粉嫩粉嫩的,个个如娇柔的牡丹,在绿海间静立,随微风吹过,婀娜而舞,动人心魄。人生不看棉花花海,真是一大遗憾。

棉花管理,最怕的不是旱、虫,而是冰雹。每到天气变化之时,我们心里就很紧张,密切注意天气的变化。高炮手坐在炮位上待命,当哪里出现冰雹的险情时,我们就及时用卡车拉上高射炮,开到将要下冰雹的地方,在电闪雷鸣中把溴化银炮弹打出去,化解险情。我多次看到,炮手们完成任务后胜利的微笑爬满全脸……

九月中旬,司令员又该召集我们,调度收获前的最后准备工作。科学技术的发

展,也使我们有了更多的主动权——根据每个师不同的情况,我们进行研判后,会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在采摘前一星期打落叶剂,以便采棉机进行大规模作业。

打过落叶剂的棉花,不几天就落叶了,盛开的棉花便坦露出来。有一次,我从乌鲁木齐乘飞机去和田,在空中看到打过落叶剂的棉田,除了一片动人心魄的洁白,什么都没有。

还有一次,我从石河子市出发,沿途两侧的植物都是棉花。一块棉田连着一块棉田,一个条田绵着另一个条田,洁白的棉花静静地开着,一团团一簇簇,在秋阳下泛着奇异的光,炫人眼目。天是如此蓝,风是如此静,四瓣的棉花一动不动,如美人刚刚出浴,纯洁得不容侵犯。它们是那么的华丽,那么的高贵,让人不忍心触碰;它们以完整的姿态,占领着大地,占领着远离尘世的美丽空间;它们与世无争,却是倾国倾城。

我站在地边,一时惊呆了,为这倾国倾城的洁白绽放所震撼,好久不知道自己站在这里干什么,忘记是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边缘。

国庆节前后,采棉机开始开进棉花地作业。与一般人想像不同的是,新疆从十多年前,就已经没有过去引人注目的浩浩荡荡的采棉大军——从整地开始,就进行了自动化机械化作业。在北疆,采棉已是全部机械化作

业。在南疆,为了照顾当地老百姓生活,还保留着部分人工采摘棉花。采棉机在大田里作业,效率很高,采摘率能达到95%以上。采好的棉花会自动打捆,然后再由作业车运到固定地方码放好。采棉机有的只需要一个人操作。更先进的是利用北斗系统导航,程序输进去以后,全自动化操作,人只在地头看着就行。

这些采棉机,有些是公司组团买的,有的是个人买的——由此使一些人发家致富。我认识的古丽就是自己买了一台采棉机。古丽是温宿县人,毕业于塔里木大学。我资助了塔里木大学的几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其中一个维吾尔族女学生——那女学生是古丽的亲戚,我去塔里木大学看那几个学生时,认识了古丽。那时候她刚结婚不久,和她爱人买了一台采棉机,靠采棉机挣钱生活。将近十年过去了,她家的生活也好起来。她有了两个孩子,大孩子已经上二年级了。前几天她打微信视频电话给我,说又买了两台采棉机,希望今年收入更高。当我建议她和她的丈夫也要注意休息,不能为挣钱而疲于奔命时,她说:“哎哟,同志,我在和你讲致富,你却和我谈享受,啥子人么。”对不起啊,古丽:其实我心里是衷心祝福你收入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美好的。

国庆长假,我整理了一些照片,忽然看到一张我穿着军装在棉田里的照片。我忘记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了。但我那时候一定是很开心的:我站在正在洁白绽放的棉田里,身后的棉花一望无际;尽管我戴的军帽已经湿透,但一朵盛开的棉花贴在我的左脸颊,我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历史上香妃的故事扑朔迷离,传说她“玉容未近,别有一种奇芳异馥,沁人心脾”。在自然界里却真实存在着身有异香的动物,它们就是“麝”。

在动物分类学上,麝科仅分麝属一属,基本上已被大家接受,但由于它们的外形相似度极高,因此在麝科、麝属的种以及种以下划分,仍然处于“广泛争议”的状态。

麝是偶蹄目、反刍亚目、麝科、麝属所有动物的统称,它们是亚洲地区的特有类群,已知确定的所有种在我国都有分布。雄性麝肚脐后方扁圆形的脐下腺能产生特有的生理分泌物,分泌物积聚在其腺体的香囊中形成凸起。雄麝香囊里积聚的物质就是大名鼎鼎的麝香。

麝香具有浓厚而奇异的香味,但实际上是一种外激素。麝利用这种半固体物质产生的特殊气味来作为同类之间的联系或沟通手段。到了繁殖季节,雄性麝香囊中麝香产生的味道对于雌性麝来说,大致就相当于一个行走的荷尔蒙。对人类而言,麝香不但是名贵香料,还是中药里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在我国的一级保护动物名录中包括林麝、马麝、黑麝、喜马拉雅麝、原麝和安徽麝这6种。

林麝是麝科、麝属中体型最小的一种动物,它们成年个体体长不超过80厘米,肩高小于50厘米,体重在六七千克左右。林麝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陕西、四川、云南、宁夏、青海等省区。它们栖息在海拔2400米至3800米的针叶林、阔叶林和混交林里,以木本植物的嫩枝叶和草本植物的心叶为食。

林麝全身呈橄榄褐色,但下颌、喉部、颈下到前胸间为白色或橘黄色。它们四肢细长,后腿比前腿长,尾巴很短仅4厘米左右。幼年时期的林麝体侧具有明显的斑纹,成年后便消失不见,这也是人们区分林麝成体和亚成体最明显的标志。

在自然界中,后腿比前腿长的动物有很多,比如兔子、瞪羚。它们基本上都是采用跳跃式前进的运动方式。林麝没有抵御天敌的“装备”和“技巧”,一旦遇到天敌的追捕,只能是凭借高超的弹跳能力轻松跃上陡峭的岩石,越过倾斜的树干而逃之夭夭。它们即便是在雪地里,一跃也能前进六七米,在平地起跳能超过3米。

要估算我国野生麝的种群和数量十分困难,并且大面积的估算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我国究竟还有多少野生麝,目前很难估算清楚。



作为天津的母亲河,海河蜿蜒多姿,两岸风景如画,而我却更钟情于海河上那一座座造型各异、很早就萌发了为流经天津市城区的海河大桥留影的念头。趁着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大好时机,我用了不到20天终于拍摄完毕。

这些架设于海河两岸的大桥美轮美奂,有的古典优雅,有的中西合璧,有的充满欧式风情,有的简洁通透,有的可以开启,更有桥梁已经荣获了全球桥梁设计最高奖项。它们傲然飞架于海河之上,构成一道风采迷人、优美浪漫的风景区。

拍摄过程中,我不仅被一桥一景的醉人风光迷倒,还深入了解了它们的历史。解放桥又称万国桥,1927年建于法租界入口处,1949年天津

解放后正式更名为“解放桥”,并沿用至今,见证了天津这座城百余年的变迁;大沽桥由我国著名桥梁大师邓文申院士设计,一大一小两个拱圈寓意“日月生辉”,构思独特;永乐桥上头的“天津之眼”是一座跨河建设、桥轮合一,兼具观光和交通功能的摩天轮,不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桥上瞰景摩天轮,也是天津城市建设蓬勃发展的缩影之一。近20天的拍摄经历,让我有了与母亲河长时间接触的机会,也获得了与众多大桥零距离接触的机会以及与海河两岸各式雕塑、廊亭、绿地等景观全方位接触的机会。拍摄全部结束后,我油然而生出一股自豪感与成就感。而我对家乡、对母亲河、对海河大桥的一片深情,则被定格在按下快门的美好瞬间。

身带异香的「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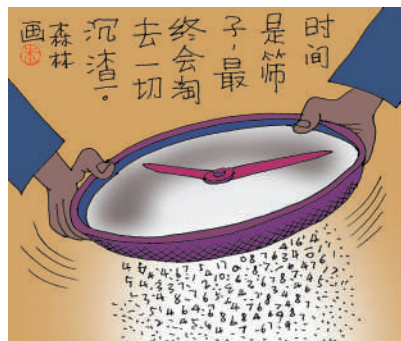
程醉

百草园

时间

朱森林

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沉渣。



大老曾家

百一夫

同为山东移民,曾大叔比李大叔、仪大叔、仪二叔都小。曾大叔是个大个子,没见过老实巴交的他谁发过脾气,干啥活儿都不着急。曾大叔干活用的是笨力气,不灵巧,所以干不好庄稼活儿。当队上新置了一群羊时,队长就让他做了羊倌。

成天与一百多只羊打交道的曾大叔是个称职的羊倌。春天,他带上中午的

干粮赶上东碱沟,起早贪黑。这些年东碱沟的草又稀又矮,曾大叔就把羊群赶到最远的沈家大壕边,那里的草茂密一些。尽管多走了十几里路,但他从没喊过累和苦。

夏天,雨多,曾大叔穿着雨衣扬着鞭子,依旧上东碱沟去放羊。因为不去东碱沟,也没有第二块草地可去。夏天的草长得高,蚊虻也多了起来,特别是在日头落山前,它们蜂涌着向人进攻。

秋天,天凉,曾大叔就在腋下夹个小棉袄,一早一晚穿上。他赶着羊,继续走在草原上。这个季节,草老了,

不如嫩草好。每逢庄稼秋收一“撂倒”,就是曾大叔最高兴的时候,因为羊可以抓秋膘了。羊群被散放到苞米地、黄豆地,只需几天,羊的膘便被催起来。往往在这个时候,羊倌与猪倌会相互抢地盘。当然,多数情况下曾大叔都是占上风的。

冬天,漫山遍野一片苍白,羊寻草很困难。曾大叔白天在大地上放羊,让羊吃个半饱,晚上再在圈里喂些羊草。冬天的羊,要吃好,更要喝好。如果饮水不好,羊到春天会翻毛。曾大叔放的羊,什么时候都溜光水滑的,从没有翻毛的情况。

曾大叔与羊的感情很

深。他曾为母羊接生,也曾帮小羊羔拱奶,可谓敬业。但他始终没当上过劳动模范,只是默默地放羊,这也是件遗憾的事。

曾大叔家里都是男孩,大儿子叫福子,比我小两岁,因有病早些年就回关里了。而他拖家带口回鲁西南也比其他人要早。李大叔、仪大叔、仪二叔回鲁西南时,都有部分家人留在了北大荒,而曾大叔却走得非常利落,全家五口一个人都没留下,留下的只是些记忆。

星期文库

老屯的“山东人”之五